

邵族研究者簡史朗訪談

訪談者：陳永龍

受訪者：簡史朗

【訪談稿】

訪談者：如何開始水沙連和伊達邵的調查研究？

受訪者：過去我在中學任教，八〇年代，台灣開始重視本土文化，當年因為我對在地文史的研究，跟一群朋友被號召來編輯跟地方文史、鄉土教學有關的教材，因為這樣的緣故，有機會把以前的研究成果和教材併在一起，從中發現過去的研究有很多是可以再去查證和深化的，於是我的研究就從埔里的周邊開始到水沙連地區一層層擴散。一開始是從埔里的平埔族出發，到跟埔里相關的地緣，像日月潭等，現階段著重在水沙連地區，未來還會擴及台灣西部海岸平原，新竹以南、台中縣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，因為這一塊就是平埔族的原鄉。不過水沙連這一塊到目前都還是重點，做了幾十年了，但其實好像也做不完。
(笑)

訪談者：地名「水沙連」的意思？

受訪者：「水沙連」可以說是一個地理名詞，但是很多人對其原意有很多種解釋：
1.從濁水溪出口，順濁水溪中上游，因濁水溪溪床很寬大，水連沙、沙連水，因此得名。2.日據時代人類學者伊能嘉矩：「水沙連」是南投地區的平埔族，指稱濁水溪上游內山地帶，日文發音，音譯後寫成漢字「水沙連」。3.不過我個人認為，「水沙連」的解釋，狹義：水沙連社；廣義：水沙連內山。水沙連社，即指水社，日月潭邵族的其中一個大社，邵語的「水」發音音似沙連，漢語加邵語的疊字結合即為「水沙連社」。從文獻上來看，現在典藏在故宮博物院，清代的故宮檔案裡頭有記載，過去在康熙、雍正年間，水沙連社曾經即為強大，出草範圍至斗六、北至大甲、南屯，但也因出草範圍很大，造成西部漢人的不安，雍正四年曾以官方武力，正規軍和漢人平埔民團組成聯合軍，從南（濁水溪）北（大肚溪、烏溪）兩路合力攻打水沙連社。因水社的強大，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代表性，因此把濁水溪中上游、烏河流域以南的丘陵地區皆統稱為水沙連內山。

訪談者：以前官書裡也有提及水沙連 6 社、24 社……。

受訪者：喔有啊，這是隨著年代的不同，譬如說熱蘭遮城日誌，有關於水沙連的記錄，但敘述不多。康熙三、四十年，郁永河《裨海記遊》內也有關於水沙連三十六社、二十四社等的記載。後來，光緒、道光、咸豐、同治年間，所知水沙連六社：頭社、水社、貓蘭社、新城、埔里的埔社、美社、等共六社，應該是原來那些社已被漢人侵墾、或遷移、或合併，成為記載上的六社，這已是很晚很後來了。水沙連這個名詞至日據時代便不再使用，現在，因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要做地方的管理和文獻考察，又開始使用「水沙連」一詞，狹義指原邵族所在的日月潭地區，廣義包括集集、水里、魚池、埔里、國姓。水沙連內山的範圍，以現在族群分類的認知來看，除了邵族，還包括濁水溪中上游的布農族、上游的賽德克族、烏溪上游北岸的泰雅族。

訪談者：依達邵與周邊其他族群的關係？

受訪者：在當時的部落社會裡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邵族，有頭社、水社等大社，其中又以水社最為強大且最有影響力，它掌握了最好的生態資源，但其實邵族並沒有很扎實的政治結構，部落與部落間彼此的關係是較鬆散的，到了清朝末年，其力量開始慢慢式微。

訪談者：過去官書裡面提到一個關於依達紹很重要的「非舟莫及」，蓋水庫之前，您從訪談或文獻裡的了解，過去周邊的環境如何？

受訪者：沙連社（水社）位在日月潭周邊地區，文獻有記載，他們曾經移動過，但不會離開日月潭環潭區，他們曾經在它曾經在 Lalu 建立過舊社。鄧傳安在他的日月潭遊記裡寫道，他曾經坐船環 Lalu，見 Lalu 上有番屋，番屋上頭懸臚累累，掛了人頭。在邵族的傳說裡，他們的祖先來自 Puzi，後來移動到 Lalu，也曾移到現今水社的攔水壩，在過去未蓋水庫前，日月潭還是原始湖泊的時候，水面比現在低 21 米，推測日月潭應該趨近於退化性湖泊，文獻上說周邊有很多沼澤地，長了很多蓮花等水生植物，整個日月潭範圍較現在小，都算是水社主要的根據地，且以獨木舟作為交通工具。在耆老的口述裡，當年要到頭社去，必須要划獨木舟，在我年紀還小的時候，要去現在邵族的日月村，那時還沒有公路，我們也要坐船，雍正四年，官方討伐水社，也必須要坐船，所以那邊原始的交通狀態是必須依靠船與外界聯絡。從集集到水里、頭社、日月潭，要坐船，從水社出來到魚池、埔里 集集 也要坐船。耆老說，他們在日治時代，要到魚池、埔里街上買東西，早上就要划著船到 F（族語）（現今孔雀園），把船靠在此處讓人上岸好到魚池、埔里辦事 船即回頭，待到傍晚人辦完事回來，要在 F 這個地方蒐集草、樹枝點火生煙，告訴部落裡的人說：該划船來接人了！然後，才划著船把人接回去。

受訪者：日據時代 地名：塹碓仔路(台語)，銃櫃路(國語)，櫃=碉堡、銃櫃=一個防禦工事，上頭可放武器供防衛、防守的建築物。銃櫃，在當年是很稀鬆平常的，有很多類似的地名。

訪談者：文獻有提到，過去伊達邵的獨木舟和蘭嶼的完全不同，他們是用整顆大樹剝空獨木舟的樹種，聽說最大的獨木舟可以載二、三十個，甚至四十個人？

受訪者：對、對。

訪談者：您知道他們有用哪些樹嗎？

受訪者：文獻記載，當年邵族稱獨木舟為 R，做船最好的材料是樟木，邵族話叫做 S(邵語)，其他的樹木像木荷等也可以，但用其他的數目很容易就腐朽、壞掉。

訪談者：石印，是較晚期，經過幾次遷移後形成的聚落。清末，水社好幾次侵入，在日人來蓋水壩之前，聚落內因好幾次遷徙的關係共有兩個頭人，分別姓「史」和「袁」後因要修水壩，日本人便把石印遷至現今日月村所在地，當年稱為卜吉社(日人記載卜吉庄)，邵族則稱為 Barlaubau (族語)，一直到現在邵族他們還是稱那個聚落叫做 Barlaubau。

受訪者：Puzi 是白色的意思，在邵族的傳統故事裡說到，祖先為了追逐白鷺，才發現日月潭這個適合居住的地方，當年邵族來到此地第一個落腳的地方就叫做 Puzi，這個地方現在已被水淹住，閩南話叫「土頂仔」。Puzi、Barlaubau、石印、Lalu、水社壩等，皆是當年日月潭邵族水社的舊社地。

訪談者：那回到剛一直到日據時代蓋水壩或者環湖工具以前，船是他們很重要的工具。清朝官書裡提到水沙連，我們談以前的路叫水沙連古道，從水里翻到銃櫃附近，水沙連古道是清朝進來很重要的道路，以前頭社應該是邵族人的地方，但顯然現在都不是了，這個中間的過程是怎麼樣的？

受訪者：廣義來說，以前人來到水沙連內山走的路都叫做水沙連古道。從集集進來，到水里、魚池、埔里、烏溪、再順著烏溪的河階出去，這樣子繞一圈都可以叫做水沙連古道，但隨著時代的變遷，現在大部分的古道都已變為公路。目前尚還保留的路段，在南段部分，從水里鄉台電鉅工發電廠、二坪冰廠福利社，至土地公庵，那裡有一個圖根點，路途再經過上坡、下坡至銃櫃，接台 21 線，這一段目前都還算清楚，銃櫃續行還可在上至頭社，但現在這一段古道幾乎已被新的公路覆蓋而不復見。古道達日月潭以後，可到“崙籠”(原日月潭潭邊，現今已被潭水淹沒)，後至水社(現今水社壩)，再順著潭邊走，在清末日治時

期，這裡分為兩條路，一條經貓蘭到魚池，另一條經魚池和埔里交界的峽谷--牛碇，過了牛碇就可以到埔里，再從埔里可順著烏溪出水沙連內山，這一部分即為水沙連內山古道的北段。所以談水沙連古道，在不同的時代指的是不同的路段，至於現在講的古道，一般大多是指水里、二坪、土地公庵的那一段。

訪談者：921 地震後，可以發現，依賴舊古道拓寬的公路較沒有損壞，其他新開的道路大部分都坍塌了，可能因早期的古道是在合乎自然條件的狀態下使用。

受訪者：沒有錯，那是在符合自然狀態下修築的道路，傷害就比較小；後來使用強硬的方式去修築道路，才會出現嚴重的後果。

訪談者：老人家有幫您取了邵族的名字，如何稱呼？

受訪者：我的邵族名字叫做 Di-an（族語）

訪談者：這些年對關於邵族語整理心得和發現？

受訪者：邵語這個語言的危機蠻大的，因日月潭這個地方是很早就開發的觀光商業區，為了做生意的方便，台語、北京話，甚至英語、日語都通行，使用族語的機會不多，造成邵族語言的傳承遇到很大的挑戰和衝擊，目前能夠用邵語溝通的耆老約二、三十人，又由於邵語的發音部位和漢語差距甚大，使年輕人學習時容易有挫折感。99 年，我與邵族耆老配合，參與邵語辭典編纂，收錄約兩千個詞典，再從詞根衍伸出的詞彙約有六千個，每個詞彙又有二到三個例句，約一萬多句，所以目前語言的保存狀況還不錯，有錄音檔，但是在語言的傳承與學習上確實是讓人擔心的。

訪談者：其他很多原住民部落裡，多數是文化保存不錯，而且語言也還在，但伊達邵則是語言流失嚴重，但族群內聚力很強，和他族的狀態不一樣。

受訪者：邵族保有儀式，在邵族的傳統祭典中，有專門負責主持祭典的人「先生媽」，整個祭典會有一套很完整的儀式，全程使用族語，並且祭典與邵族的傳統氏族結構和社會運作有密切關係，所以邵族除了用語言維持族群的完整性，也依靠祭典，把氏族結構、社會運作結合在一起，因此族群的內部認同是很強的，所以假如 1.族群維繫的代表先生媽、2.物質的代表祖靈籃、3.語言，以上三者若缺一，族群傳承的危機就很大。

訪談者：921 後選出了新的祭司，運作如何？

受訪者：祭典進行過程，是使用族語進行，所幸這位新的祭司在培養及訓練的過程是跟著老祭司在學習的，所以在一是執行上算是良好。但是，

因為依照邵族文化傳統，擔任祭師的人必須符合一定條件：1.必須在過年大祭典的時候擔任過主祭人。2.婦女的家庭必須是完整的，夫妻雙方都健在，這樣的婦女才具備學習先生媽的基本條件。又即使參加過大祭典的主祭人，但是後來丈夫過世，也喪失了應選祭司的資格，因為這樣嚴苛的條件，邵族人口少，婦女更少，所以在婦女之中能夠符合條件的人又更少，所以在傳承過程中必須很小心，一不留意可能就使傳承面臨很大的問題。在邵族傳統文化裡，過年叫做 L'us-an（族語），在 L'us-an 的時候，假如沒有人出來擔任 Balega（族語），那就是小過年，到各家去喝喝酒，三、四天就結束了。但若是有人出來擔任 Balega，就會有二十幾天到一個月的時間。Balega 的意思是做給大家看，通常娶進來的媳婦擔任 Balega，代表了一種宣示，大家會因為你擔任過 Balega，而承認你成為本氏族的一份子，不再是外氏族或外族，這樣的婦女，才有資格去擔任祭司。邵族的族群認同，血統不是最根本的，有些布農族等透過通婚之後，也可以成為邵族的一份子。

訪談者：大坪林那邊兒現況？

受訪者：日治末期，就沒有新的先生媽了，由於邵族的祭典都是由先生媽來代理的，當沒有先生媽來主持祭典的時候，他們就只好使用平地人的那一套，由本家的家長自己拜，祭司沒有傳承、語言中斷、傳統的祖靈籃又沒有人拜，由自己的人主持歲時祭儀，所以整個文化最精髓的部份都被抽離了，現在的部落現況和漢人部落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。

訪談者：會演變成這樣的情況是否跟他們家戶較少有關？

受訪者：我想，這樣的結果應該是很多原因加總起來的，並非只有單一因素。

訪談者：日月村（德化社）的人口數？

受訪者：目前聚落人口還是聚集的狀態。由於邵族人口少及其文化的特殊性，現階段其聚落聚居的完整性變得格外重要，無論在語言、祭典、傳統生活習俗等的文化保存，所幸現在還有日月村具有一定的聚落完整性，若連邵族現存唯一的傳統聚落--日月村也散掉，那麼邵族的文化傳承恐怕很難繼續。

訪談者：邵族文化復育園區？

受訪者：地震之後，邵族文化復育園區，像是一個實驗性質的基地，基本的出發點是維繫聚落的完整性，這樣的一個文化園區對大族來說也許不是那麼迫切，但是對像邵族這樣小的族群來說卻很重要，跟政府爭取文化園區有其必要性，讓邵族能有一個比較純粹的文化環境和空間，對其文化傳承是必要的，否則容易被主流社會所稀釋和吸納。

訪談者：古代，在文獻裡，邵族好像不是集居的，他們應該是比較散落居住的？

受訪者：邵族的散居其實是很晚期了。在台灣，傳統的部落裡，大多是集居的狀態，否則必須擔心被出草的危機；到了清末，由於沒有出草的危機，這時才因為耕地的關係開始出現散居的現象。

訪談者：過去的集居房子不是排在一起，因為還有耕地，現在的聚居是只有居住空間聚居。

受訪者：是的，像我們在做平埔研究，「聚落」除了指定著聚居的位址，也包含了耕地和傳統領域的獵場。

訪談者：現在看起來，文化園區可算是 921 之後邵族文化很重要的一個堡壘。

受訪者：對，現在小孩子、年輕人，母語非但不會講，甚至不會聽，所以，在傳承上，幾個要緊的事情，包含：語言、祭司（先生媽）的傳承、祭典的維繫。像先生媽也必須要懂得語言，因為他們的儀式全是以邵語進行。

訪談者：邵族可能是全台灣唯一以湖沼作為聚居、生活的空間，以水域文化保存的角度來看，日月潭興建以後，居民不再有捕魚或擁有居住等的權力，你的看法？

受訪者：邵族的小社，如貓蘭社、沈鹿社、頭社等，他們原來的生活環境可能都有沼澤，整個以水社為代表的邵族，其傳統文化確實是和水域有關的，但是國家機器進入後，這些資源都成為國家的，加上觀光發展，使傳統與水域有關的文化都被禁止。以前日月潭裡面有很多漂浮水藻，後因水力發電和觀光發展，捕魚文化裡很重要的捕魚陷阱都被禁止，如：**浮島**，因為政府說會影響日月潭發電的安全，所以都被撈起來了。再加上水力發電致使湖面上升 21 米，一夕之間導致沼澤、漁撈、風俗，所有與傳統水域有關的文化都全盤不見了！

訪談者：所以未來文化復育的路還很長。

受訪者：是的，是很長。所以我說她在文化方面是很弱勢的，有些人認為邵族引進了很多的資源，其實我不認為是這樣，它反而是面臨了很嚴苛的挑戰。我不認為新增加的人口對文化復建有實質幫助，因為新增的人口許多是受到原住民特殊福利的吸引，只是單純作了戶口登記，並沒有實際生活在聚落中。

(END)